
《儒林外史》原貌問題新論

葉楚炎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

縱觀學界對於《儒林外史》原貌問題的現有研究可以看到，受到學者集中質疑的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不僅在很多方面與《儒林外史》其他部分相比都有較大的差異，並且它們自身又有自成脈絡的整體特徵。而隨著近來甯楷〈《儒林外史》題辭〉的發現，以及他作為武書的原型、更可能是「幽榜」一回的增補者等觀點的提出，則為原貌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從〈《儒林外史》題辭〉中對於「虎竹龍沙」之事的提及入手，聯繫甯楷的生平和詩文作品可以看到：甯楷的思想、意趣、情感、經歷、寄託等與《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疑的故事之間存在著諸多微妙的契合，此外，甯楷增補的「幽榜」一回和那些可疑的故事也同樣存在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幽榜」一回的增補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源於那些可疑故事的出現，甯楷很有可能便是這些可疑故事的增補者。

關鍵詞：《儒林外史》 原貌 甯楷 增補

《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始於吳敬梓（1701–1754）的好友程晉芳（1718–1784）在〈文木先生傳〉中提到的「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¹ 此後，道光、咸豐年間的士人葉名澧（1181–1858）在《橋西雜記》中提到：「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² 1922年，胡適在〈吳敬梓年譜〉中也認為「《儒林外史》原本止有五十卷」，除了「幽榜」一回之外，「餘下的五十五回之中，大概還有後人增加的五回」。³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吳組緝、章培恆、張錦池、單坤琴、薛洪勳等諸位先生曾先後撰文探討《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並都認為在現今能看到的最早的刻本，即五十六回臥閑草堂本《儒林外史》中，下半部有幾回並非原書所固有，小說的原貌應該就是五十回。⁴ 筆者也曾撰文從地域敘事的角度探討這一問題，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⁵

近來，鄭志良先生在甯楷所著的《修潔堂初稿》中發現了〈《儒林外史》題辭〉，⁶ 並考證出甯楷就是《儒林外史》中武書這一人物的原型。⁷ 在此基礎上，筆者根據對於武書在小說中種種超乎尋常的

- 1 〈文木先生傳〉，原載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收入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頁802。
- 2 葉名澧：《橋西雜記》，頁2a，「儒林外史」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1181冊（據清同治十年〔1871〕滂喜齋刻本影印），頁26。
- 3 胡適：〈吳敬梓年譜〉，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93。
- 4 參見吳組緝：〈《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0–31；章培恆：〈《儒林外史》原書應為五十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頁53–61；章培恆：〈《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頁32–39；張錦池：〈論《儒林外史》的紀傳性結構形態〉，《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頁88–98；單坤琴：〈試探《儒林外史》原貌——從小說的寫作風格看偽墨章回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2期，頁77–89；薛洪勳：〈《儒林外史》原貌研究補說〉，《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119–122，等等。
- 5 參見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兼論《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1期，頁102–115。
- 6 見甯楷：《修潔堂初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抄本），卷二十二，另全文轉載於鄭志良：〈《儒林外史》新證——甯楷的〈《儒林外史》題辭〉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頁32–33；以下簡稱〈題辭〉，不再注出。
- 7 同上注，頁31–37。

表現，以及甯楷詩文作品和「幽榜」諸多微妙聯繫等方面的綜合考察，認為甯楷很可能便是《儒林外史》中「幽榜」一回的增補者。⁸ 這些新材料的發現和觀點的提出，也為《儒林外史》原貌問題的探討提供了新的契機。本文便從學界對於相關問題的探討入手，結合這些材料和觀點，對於小說的原貌問題以及甯楷與《儒林外史》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做出一番新的審視。

一、可疑的故事及其與武書之間的聯繫

以上所列舉五十年代以來學界已有的論述，都認為小說中有幾回並非原書所固有，但對於具體是哪幾回則稍有差異，其中的分別如下表所示：

故事 論者	莊徵君故事 (進京來回途中)	郭孝子 故事	蕭雲仙 故事	二湯 故事	湯鎮台 故事	鳳鳴岐 故事
吳組緇		可疑	可疑		可疑	
章培恒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張錦池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單坤琴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薛洪勳			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

從表中可以看到，蕭雲仙故事和湯鎮台故事是諸家一致認為可疑的故事。此外，郭孝子故事、二湯故事也存在很高的可疑度。縱觀學界現有的對原貌問題的研究，諸家進入的角度各異，吳組緇先生是從藝術表現及思想主題的角度切入；章培恒先生從敘述時間的角度進行了細緻而周密的推算；張錦池先生在贊成以上兩位先生論述的同時，又根據故事與回目題意的出入，以及情節、人物前後的參差進行論述；單坤琴先生從寫作風格入手考察「偽墨」與其他章回的不合；薛洪勳先生立足於題材風格、文本特點探討小說相關情節的可疑；筆者則是以地域敘事、人物設置等為切入點，分析增入

8 參見葉楚炎：〈《修潔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題辭》考論〉，《文學遺產》2015年第6期，頁135-146。

部分與其他部分存在的不合。

從不同的角度進入，卻都能得出相類的結論，這本身便可看出以上故事並非在某一方面偶然呈現可疑的特質，而幾乎是全方位地顯示出與小說其他部分的格格不入。而總結以上學者的研究以及這些故事在小說中的具體狀貌，這些可疑的故事也存在一些共通點。

其一，從敘述時間看，小說中存在較多錯訛的部分，都與這些故事有關。例如章培恒先生等學者所指出的王惠、甘露僧、王義安、葛來官、胡績等人的年齡，湯知縣任官時間，鳳四老爹和洪憨仙的年歲差別等問題都與這些可疑的故事有密切的關聯。

其二，從小說情節看，小說的其他部分都呈現出「非傳奇化」的特點，⁹而所有可疑的故事則都有濃鬱的傳奇化的特質：但凡靈怪妖物、英雄傳奇、歷史演義、青樓艷遇、俠義公案，種種光怪陸離但足以動人耳目的情節都出現在這些故事中，並雜糅在原本只是單純地描繪士人生存現狀與困境的《儒林外史》中。

其三，從意旨表達看，這些故事對於科舉、功名的重視也與其他部分形成了截然的反差。例如郭孝子所說的「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¹⁰以及他在青楓城開設學堂，「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¹¹這些正筆的敘述幾乎化解了吳敬梓通過其他故事所表達出來的對於科舉、功名的批判和反思。

其四，從藝術手法上看，這些故事都體現出敘事上的明顯孱弱，便如天目山樵在評及椅兒山之戰時便道：「太簡略否？此如崑腔

9 例如楊義先生認為：「《儒林外史》變革傳統小說的敘事方式，而提供新的文學視境和趣味的地方，首先在於它的非傳奇化。」楊義：〈《儒林外史》的時空操作與敘事謀略（續）〉，《江淮論壇》1995年第3期，頁78。

10 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486。

11 同上注，頁495。

班做武戲，稍演架子耳。」¹²這也是吳組緝等前輩學者論述的焦點所在。這些可疑的故事在敘事上的孱弱與《儒林外史》下半部其他部分——直至末尾的四大奇人——所體現出來的蒼勁道健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其五，從地域流動的角度看，這些故事多發生在南直隸以外的地域，不僅涉及此前曾寫過的山東、江西、浙江，而且還遠至陝西、四川、貴州，這與整部小說在地域方面的敘事特徵截然相悖：與科舉文化相呼應，整部小說情節運轉的方向應和地域流動的方向保持一致，由科舉相對邊緣的省分向科舉興盛的省分運轉，即山東、廣東、江西——浙江——南直隸，而最後地域流動的中心，同時也是敘事的核心，便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¹³——南京。¹⁴因此，下半部小說的情節都應在南直隸完成，而可疑部分之外的其他故事無一例外都是如此。

其六，從題材內容看，以最受質疑的蕭雲仙故事和湯鎮台故事為代表，體現出對於邊疆以及征伐之事的注重。同時，這些《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卻幾乎都有「武林」的因素在其中，例如蕭昊軒、蕭雲仙都是打彈子的高手，郭孝子、鳳鳴岐也都擁有過人的武功，湯鎮台亦是萬人敵，將這些故事連綴起來看，幾乎是一部「武林外史」。¹⁵

其七，從下半部書的主題看，通過對於泰伯祠大祭的記敘以及虞育德、莊徵君、杜少卿等人的塑造，吳敬梓褒揚的是那種主動的「讓德」，而以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為代表，這些故事所傳達的卻都是事與願違、無可奈何的被動罷黜。

總之，這些可疑的故事在以上所有方面與《儒林外史》其他部分相比都有較大的差異，而將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可疑的

12 同上注，頁 490。

13 同上注，頁 306。

14 詳見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頁 106-109。

15 雖然關注角度不同，但也有學者注意到《儒林外史》中對於「武林」的注重，參見劉洪強：〈《儒林外史》中的「武林外史」〉，《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13 年第 7 期，頁 26-30。

故事連綴起來看，在以上這些方面，它們又有自成脈絡、頗為整齊劃一的整體特徵，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這些可疑的故事很可能並非原書所固有，而是由旁人增補，在五十回本原書的基礎上形成了五十六回本的《儒林外史》。

就此而言，章培恆先生的論述及近來鄭志良先生的新發現可以成為我們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的起點。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一文中，章先生寫道：「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時間問題上沒有一處是不相合的；但在那以後，就扞格不入了」，¹⁶ 小說的第三十六回「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基本上是虞育德的個人傳紀，但在此回的後半部，一個重要的人物出現了，這便是武書。從表面看來，武書的重要性遠遠不能與虞育德、莊徵君、杜少卿等人相提並論，但細細梳理便可發現，就結構而言，武書在小說中的作用其實極為關鍵。

在《儒林外史》的下半部中，武書以多種方式串聯起了絕大部分的故事：虞育德故事、泰伯祠大祭、郭孝子故事、蕭雲仙故事、沈瓊枝故事、湯鎮台故事、余大先生故事、王玉輝故事、萬中書故事等。因此，從小說結構的角度看，武書是下半部小說——甚至也是全書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人物。這其實打破了小說的結構慣例：在武書出現以前，《儒林外史》都沒有了一個能夠持續貫穿這麼多故事的貫索人物，這也是此前的評論者往往誤認為《儒林外史》結構「鬆散」的原由所在。¹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武書不僅在《儒林外史》下半部以超常的頻率屢屢現身，而且隨著第三十六回他的出現，小說的敘述時間也開始集中出現錯亂。結合武書在書中、尤其是在結構方面所起到的異常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看，這或許並非一個簡單的巧合。也就是說，在武書以突破小說敘事常規的方式串聯故事的同時，時間維度的有序性也被打破了，兩者是同時發生的。這一不同尋常的現象在

16 章培恆：〈《儒林外史》原貌初探〉，頁 33。

17 如認為「《儒林外史》之佈局，不免鬆解」，見蔣瑞藻編：《小說考證（附續編 拾遺）》（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561。

提醒我們要更為細緻地關注武書這一人物，特別是武書的人物原型——甯楷。

二、「虎竹龍沙」：甯楷與可疑故事之間的契合

甯楷（1712–1801），字端文，號櫟山、板橋漁者。¹⁸ 甯楷與吳敬梓、吳焯（1719–？）父子的關係極為密切。甯楷是吳敬梓的好友，在他的《修潔堂初稿》中有念及吳敬梓的詩作，¹⁹ 在他的另一部別集《修潔堂集略》中載有吳敬梓去世之後甯楷所寫的四首情感忱摯的挽詩。此外，從《修潔堂集略》所載吳敬梓為甯楷所寫的序言中也能看到兩人之間的交誼。進一步說，甯楷和吳敬梓還不只是好友而已，在吳敬梓所做的序言中有「僕與甯君，交稱密契，昔親蘭臭，今托絲蘿」之語。²⁰ 這裡的「絲蘿」應與《儒林外史》第九回所云「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意思相同，²¹ 《儒林外史》中指的是蘧公孫和魯小姐的結親，而吳敬梓所說的應是他和甯楷也是兩家締有姻緣的姻親。

從留存下來的作品看，甯楷和吳焯之間的友情可能更為深厚，這或許是因為甯楷與吳焯年歲更為相近，屬於同輩人，²² 並且兩人還是鐘山書院的同學。²³ 在甯楷和吳焯的詩文集中，有一些明顯能看出兩人之間交遊的作品，如《修潔堂初稿》的〈病中雜感十六首〉其十六、〈《五聲反切正均》序〉、〈書吳逸齋《周髀圖注》後〉，以及《杉亭集》中的〈同甯櫟山戴豐有尋孫楚酒樓故址〉、〈送甯櫟山廣文〉，還有一些如〈觀獵〉、〈擣衣〉等同題同韻的唱和之作，這些都是兩人之間過從頗密的明證。

18 〈遊平山堂遇拙樵方丈話舊二首〉其二：「予別號板橋漁者」，甯楷：《修潔堂集略》（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刻本），卷二。

19 〈病中雜感十六首〉其十三，甯楷：《修潔堂初稿》，卷十三。

20 吳敬梓：〈《修潔堂集略》序〉，甯楷：《修潔堂集略》，卷首。

21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126。

22 甯楷生於1712年，吳焯生於1719年。

23 〈《五聲反切正均》序〉：「吳君與予同學於書院」，甯楷：《修潔堂初稿》，卷十九。

甯楷與吳敬梓、吳焯父子的兩世交情使得他極為熟悉吳氏父子身周的士人，同時，對於以這些士人為原型寫作出來的《儒林外史》也同樣熟悉：那些被寫進《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吳培源、程廷祚、樊明徵、馮祚泰、汪思迴等人，既是吳敬梓的知交，同時也是甯楷的好友。²⁴ 就此看來，〈題辭〉中的一句話便顯得頗為奇怪，在〈題辭〉的第一部分，當寫及《儒林外史》的寫作背景與過程的時候，有「金函石室，傳死後之精神；虎竹龍沙，繪生還之氣骨」之語，其中的「死後」與「生還」，筆者以為指向的是在寫作這篇〈題辭〉的時候，吳敬梓應該已經不在人世，而〈題辭〉表彰的則是已然過世的吳敬梓留存於《儒林外史》中的「精神」與「氣骨」。這姑且不論，值得特別加以關注的還有「虎竹龍沙」這四個字。

「虎竹」是銅虎符與竹使符的並稱，「龍沙」則泛指塞外漠北邊塞之地，都用來指涉沙場征戰之事，李白的詩中便有「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之語。²⁵ 在甯楷及其好友吳焯等人的筆下，「虎竹」、「龍沙」都是常用的意象，例如甯楷便曾寫過「虎竹未忘青玉壘」的詩句，下有小注「方伯昨歲督兵陝甘界上」，²⁶ 吳焯也曾有詩曰：「頻年蹤跡滯邊關，萬里龍沙匹馬還」，²⁷ 都與征戰之事相關。因此，落實到《儒林外史》中，「虎竹龍沙」所指的也便是書中僅有的兩場戰役：蕭雲仙故事中的椅兒山之戰以及湯鎮台故事裡的野羊塘大戰。兩相連接，「虎竹龍沙，繪生還之氣骨」所表達的是：正是通過這兩場戰役，吳敬梓逝去的氣骨和精魂才能夠重新顯現出來。

而問題也由此而來，在整部《儒林外史》中，這兩場戰役非但不是小說的亮點，相反還是兩百多年來從評點者到研究者都詬病不已的敗筆，並且如前表所示，這兩場戰役存身的蕭雲仙故事和湯鎮台故事也被所有相關學者統一質疑，是小說中最可疑的部分。為何

24 在《修潔堂初稿》和《修潔堂集略》中都有涉及這幾人的詩文作品。

25 〈塞下曲六首〉其五，宋敏求、曾鞏等編：《李太白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據宋蜀刻本影印），卷五，頁2b（新印本頁23）。

26 〈奉和晴溪方伯病中賦贈原韻〉三首其一，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六。

27 〈題贈周養之三首〉其三，原載吳焯：《杉亭集》，卷五，收入李漢秋點校：《吳敬梓吳焯詩文合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頁190。

與吳敬梓父子交情深厚、並且對《儒林外史》中的原型人物極為熟悉的甯楷對於小說中寫及的諸多精彩筆墨以至士人都避而不提，卻單單選擇了這兩處情節來表彰《儒林外史》一書？這顯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事實上，這或許與甯楷的身世直接相關。與出身世家大族的吳敬梓不同，甯楷的父親原本是行武之人。據甯楷自撰〈先府君家傳〉（《修潔堂集略》卷十四）所載，其父名甯湘（1665–1728）。在其十一歲時，建昌老家被耿精忠的亂兵殘破，甯湘僅以身免，被一員武將收為養子，自此在軍營中長大。甯湘「年過二十，器宇岸然，善挽鐵背弓，馳駿馬」，也能「經濟牙佐，部屬賓客，出入帷幄，內外翕然」，並因此得到養父的信任，「凡機密重務」都由其參贊。對於甯湘的這些行伍經歷，甯楷自幼便「備聞其說」，²⁸ 這既形成了這篇〈先府君家傳〉的相關記敘，也導致了甯楷對於兵戎之事有特別的興趣和關注。

便如甯楷詩中所說：「教授端風俗，將軍靖擾攘」，²⁹ 對於兵戎的注重是他在文教方面之外一個重要的面相。在《修潔堂初稿》所載的序跋文字中，有給兩部較為特殊的作品撰寫書後，即〈書鄧樵先生《兵鏡》後〉和〈書《闔外春秋》後〉。《兵鏡》和《闔外春秋》都是具有兵書性質的著作，《兵鏡》是《孫子》十三篇的評釋，並「於十三篇中摘其要語為綱，而羅列史事以互證其說」。³⁰《闔外春秋》又名《詳註廣百將智略全傳》，是將「取列代所傳之名將各為一傳」。³¹ 這本書與小說也甚有淵源，在其凡例中就明言「各將皆以正史為主，而別采稗官小說補綴參伍成章」。³² 在兩篇書後中，甯楷不僅褒揚了二書的內容，而且還感歎今之儒者「久不知廟算之

28 甯楷：〈先府君家傳〉，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十四。

29 〈金陵懷古一百韻〉，同上注，卷六。

30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846，「子部·兵家類存目」。

31 〈書《闔外春秋》後〉，甯楷：《修潔堂初稿》卷二十。

32 尹商：《三立堂新編闔外春秋》，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頁20，「凡例」。

勝、牙珪之舉」。³³

與甯楷所批評的「今之儒者」不同的是，甯楷自己對於「虎竹龍沙」之事的關切至老未衰。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得到邊師告捷的消息後，甯楷寫下了「蠡苗連歲抗王師，露布新傳斬萬騎。籐卷秋風諸洞早，營窺皓月萬山遲。馬援戰罷應題柱，裴度功成好勒碑。不用渡瀘勞七縱，指麾到處是三危」的詩句。³⁴ 在他八十餘歲的時候，聽到友人「備言西師未罷之狀」，以至「心甚憂之，因徹夜不能寐」，並在詩中寫道「將帥能仁須智勇」。³⁵ 而在年近九十高齡的時候，甯楷仍在為邊疆之事掛懷：「雅話資邦傑，幽憂念國殤。眼中忻大有，難忘是邊疆。」³⁶ 因此，自小從父親甯湘那兒得到的有關征伐之事的舊聞、對於兵書的濃鬱興趣、對於儒者應該懂得兵事的強調，以及對於邊疆的憂患等綜合起來，共同構成了甯楷對兵戎征戰之事的特別關注，這或許有助於理解為何甯楷會單單將虎竹龍沙之事挑選出來作為《儒林外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情節。

頗具意味的是，從這裡著眼，甯楷和《儒林外史》中虎竹龍沙之事的關聯還不僅於此。在蕭雲仙故事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小細節。蕭雲仙投軍至平少保麾下後，曾與兩位都督在帳中一起討論青楓城有無水草。蕭雲仙認為「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為肥饒」，理由是他曾「在史書上看過」，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子上的話如何信得！」³⁷ 這一處細節與甯楷本人經歷過的一件實事大相彷彿。在《修潔堂集略》所載〈感懷〉八首其五中有這樣兩句詩：「只是論今古，人前尚激昂」，詩後甯楷自己有一段小注：「時郡守王公欲鑿斷句容地脈開河通姑蘇，廣集士子論，予因據史志力爭之，眾以為狂。」³⁸ 《修潔堂初稿》卷十五所載〈開句容河議〉一

33 〈書鄧偶樵先生兵鏡後〉，甯楷：《修潔堂初稿》，卷二十。

34 〈戊辰新秋四首〉其二，同上注，卷八。

35 〈義興寓中，有客奉差自京都回者，備言西師未罷之狀，心甚憂之，因徹夜不能寐，起作是詩〉，甯楷：《修潔堂集略》，卷九。

36 〈義興秋夜〉，同上注，卷十。

37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88。

38 〈感懷〉八首其五，甯楷：《修潔堂集略》，卷二。

篇也應該就是為此事而寫。

不僅是這處細節，在《儒林外史》中，蕭雲仙有椅兒山大捷及修建青楓城兩樁大功，卻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獎賞，反被追繳工程銀七千多兩；湯鎮台也是在取得野羊塘之戰的大捷後，反倒由於「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的罪名，「著降三級調用」。³⁹ 這種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事情，甯楷本人就曾經遇到過。乾隆二十年（1755）甯楷以明通進士的身分任涇縣教諭一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甯楷再次進京參加會試，但依然沒有考中進士。回到涇縣後，甯楷就因平糶倉穀一事被參革職，⁴⁰ 從此終身未仕，「蒞官者數百日耳」⁴¹。

至於其被參革職的原因，在其子甯開熙所寫的〈先府君家傳〉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述：

抵任之明年，丙子歲凶，有餓死者。涇縣平糶倉穀。縣書役盡賣與熟識之家，而府君所分管一廠禁不得行。明年丁丑，縣令已捏款詳揭學政今大學士劉公。劉公據揭特參革職。時高文端公為巡撫，例得勘問，不直縣令，欲平反之。府君再三懇請，照參完結。⁴²

從這段記敘可以看到，甯楷是因為在救災中不肯與縣吏同流合污，欲圖救助更多真正受災的百姓而被參革職。就此而言，具體的事情雖然有別，但甯楷與蕭雲仙、湯鎮台的遭際卻頗為類同。如前所論，與吳敬梓通過泰伯祠大祭以及虞育德、莊徵君、杜少卿等人所推崇的那種主動的「讓德」不同，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所傳達的則是事與願違、無可奈何的被罷黜，在這一點上，甯楷也是如此。

因此，在《儒林外史》所記敘的蕭雲仙和湯鎮台故事中，我們

39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 535。

40 甯開熙：〈先府君家傳〉，甯楷：《修潔堂集略》，卷首。

41 戴翼子：〈《修潔堂詩集》敘〉，同上注。

42 甯開熙：〈先府君家傳〉。

能看到甯楷個人與故事之間的很多契合：既包括對於兵戎之事的興趣，也包括具體的細節及寄寓在故事中的遭際和感慨，或許這些原因能夠解釋甯楷在《儒林外史》中對虎竹龍沙之事的特別關注。有意味的是，如果不局限於虎竹龍沙之事，而是將視野放寬到以上所舉所有曾被學者集中質疑的故事，則甯楷與這些故事之間還有著更多的關聯。

三、意趣與情感：可疑故事中的別樣寄託

如前所論，與《儒林外史》其他故事的非傳奇性特徵不同，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受到學者質疑的故事都有非常濃鬱的傳奇色彩，這種「傳奇」色彩更多的是來自於市井之間普通俗眾接受故事時的欣賞趣味，而與吳敬梓通過其他故事所顯現出的文人意趣大相徑庭。但與甯楷對於虎竹龍沙之事的表彰同樣奇怪的是，在〈題辭〉中，甯楷一方面對小說上半部幾乎所有極為精彩的情節和人物都避而不談，另一方面卻又通過「白骨馱回，勳高紀柱」、「伐苗民而滅醜，華夏為功；歌蜀道而思親，虎狼不避」、「文武之全材」等語句大張旗鼓地提及了這些可疑的故事，並表達了充分的褒揚。對此，仍可從甯楷的生平開始說起。事實上，雖然是吳敬梓的好友，但甯楷的身世卻與之有極大的差異。

由於家境貧寒，甯楷十四歲起便不得不「賣卜於市以供菽水」，⁴³此後迫於生計又為「四方之遊」，得到錢財後便歸家「為母弟營數月糧」，「度幾盡則復出」。⁴⁴一直到二十六歲以後，甯楷開始受到一些官員的賞識，生活才漸漸安定下來，可以潛心向學。青年時期這一長段的貧寒而動蕩的生活對於甯楷來說自然是人生的磨難，但他卻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而得以結識一些奇人異士。

以《修潔堂初稿》所載的〈憶亡友十二首〉為例，其中既有「一朝棄冠履，頓悟恥章句」的道士錢子久，也有「月明濯澄潭，日高

43 甯開熙：〈先府君家傳〉。

44 戴翼子：〈《修潔堂詩集》敘〉。

飲醇酒」的僧人文止；不僅包括「爐香留宿煙，鑪火審新藥」的吳赤苑，也包括「暮年希黃金，采藥歷齊魯。丹砂如巨卵，粒粒投玉釜」的巴錫五。此外還有「清歌裁玉尺」，雖然身處賤業，卻能「暇時論今古，得錢買書籍」的「簫管客」趙紫峰。在這些異士之中，最為奇特的是王清生：

南海王子癩，身疾若飛燕。五金煉雙丸，閃爍走長電。
恃勇難自閔，早年被交薦。朝廷付一軍，征擊出荒甸。
元帥借長策，戎虜避生戰。歸來卸朽甲，姓名屢更變。
賣藥棲市廛，妻子不相見。俠骨思黃泉，幾番淚如霰。⁴⁵

詩中寫到的這位王清生身輕如燕、善使雙丸，曾經作為將領率兵出征，並出奇策幫助統帥擊退敵兵，功成後卻沒有受到應有的獎賞，最後改易姓名、拋棄家庭，隱居在市廛之間。

由此可見，不同於吳敬梓以「儒林」為主的生活環境和交遊圈，由於特殊的人生經歷，甯楷和市井有更多的接觸：他不僅在市井之間從事過微賤的行當，而且由於家境貧寒，還長時間地居住在市井，⁴⁶ 這一方面使得他的趣味可能會受到市井俗趣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市井間結交的這些奇人異士的朋友也很有可能讓他對於傳奇化的故事有更為濃厚的興趣。

早年甯楷在市井間飽受饑寒，而且還要四處奔波謀生，因此，就足跡所至範圍而言，甯楷比吳敬梓要廣得多。甯楷「弱冠後嘗遍遊荆楚吳越，涉江湖之浩淼，探岩壑之幽異」，⁴⁷ 並且「南走荆楚，北抵燕趙，東歷吳魯，生平足跡幾半天下」。⁴⁸ 甯楷非常看重遊歷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據他自己所說，遊歷對於士人而言大有好處，可以「心胸壯闊文章好，眼界空明閱歷全」。⁴⁹ 如此廣泛的遊歷落實

45 〈憶亡友十二首〉，甯楷：《修潔堂初稿》，卷七。

46 〈悲感四首〉其四：「況復居市廛，所見皆庸碌」，同上注，卷八。

47 程廷祚：〈《修潔堂稿》序〉，甯楷：《修潔堂集略》，卷首。

48 車研：〈《修潔堂詩集》敘〉，同上注。

49 〈答問詩·答問遊〉，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八。

於甯楷的詩文中，可以充分地擴充詩文的表現內容：「所至與其魁梧長者交結，道途之欣愉悲戚，則舉而發之於詩若文」，⁵⁰ 而這或許也會讓他與經歷了更大幅度的地域流動的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有更為融洽的情感上的契合。

就情感而言，有一點也需要提及。章培恒先生曾認為第三十六回的下半回較為可疑，除了隨著武書的出現，敘述時間就此開始發生集中的錯亂，在下半回中武書和虞育德之間還發生了一場對話，而其中較為關鍵的一處情節便是虞育德主動幫助武書為他的母親申請旌表。一直到第四十回，虞育德告訴武書：「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為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纔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⁵¹ 通過這一系列情節，武書的孝得到了彰顯，武書母親的苦節也在小說中得到了應有的承認。但與甯楷的生活經歷相印證，這些情節其實是虛實相生的。

其中實的部分是武書的原型甯楷本人的孝行，這從他朋友的記敘中可以看出：「櫟山早孤且貧，及名噪時母已不逮，遇有佳貺輒嗚咽流涕不能勝。」⁵² 而虛的則是甯楷母親並沒有如同武書母親一般被旌表。由於甯楷仕宦時間極短，還沒有來得及申請此事就已被革職：「後楷復以不肖棄官，不能和其人以上達，又格於成例不能申表吾母之冰操」，因此這也幾乎成為甯楷一生之中最大的遺憾：「生不能享甘旨之供，歿不能蒙封卹之典，豈真時命之不猶者乎，抑亦楷之不肖有以致之也。吾後世子孫有思蓋吾之愆者，當不忘其清節矣。」⁵³ 由此可以看到，《儒林外史》中武書母親被旌表的情節實際上是一處虛構，而顯現在其中的則是原型人物甯楷在現實中頗存遺憾的孝思。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有心行孝卻無所著落的遺憾不僅顯現在武書母親被旌表這一情節上，在第三十七回緊接著出現的郭孝子故

50 程廷祚：〈《修潔堂稿》序〉。

51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498。

52 車研：〈《修潔堂詩集》敘〉。

53 甯楷：〈先太君家傳〉，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十四。

事中則更為明顯地透露出來：郭孝子歷經千辛萬苦找到了自己的父親，卻並沒有盼來期望中的父子相認，得到的反是父親的呵斥「你是何處光棍」，「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來殺了你！」⁵⁴ 正如商偉先生所說：「郭孝子與父親的相逢，並沒有引向和解與團圓，而是導致了他意想不到的對峙」。⁵⁵

在《儒林外史》中，郭孝子就是由武書引出。而在《修潔堂初稿》裡，甯楷還提到了另一個孝子，即〈庸行篇為河南雷孝子作〉裡的雷孝子。鄭志良先生便提及了這篇作品，並發出雷孝子是否與郭孝子故事有關的疑問。⁵⁶ 不論這首雷孝子詩和郭孝子故事有無關聯，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面對這些孝子故事的時候，甯楷都會想到自己。在〈庸行篇〉中，甯楷沒有過多地涉及雷孝子的事跡，而是離題甚遠地用了大半的篇幅去談自己母親的苦節，最後才以「幾時共顯揚，華表予彤闈」，⁵⁷ 勉強將主題又拉回到雷孝子的身上。甯楷會通過相類的故事寄託自己的孝，既是因為上面所說他對母親的情感，也與甯楷的父親甯湘有關。

甯湘歷經「流離播遷」，直到四十七歲的時候才在江寧定居，並娶蔚氏為妻。甯湘四十八歲時，甯楷誕生，而在甯楷十七歲時，其父就去世了。⁵⁸ 對於早孤的甯楷來說，這又是一段無可追尋、只能空留遺憾的孝思。一個有趣的巧合是，甯湘比甯楷大了四十八歲，而根據對於小說中所敘情節的推算，郭孝子的父親王惠在郭孝子找到他時，約是一百歲，而當時的郭孝子「花白鬚鬚」，⁵⁹ 從狀貌看年約五十多許，兩人的年齡差與甯湘、甯楷父子幾乎等同。

除了對於下半部那些可疑故事的重點提及之外，在甯楷所寫的

54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 477。

55 商偉著，嚴蓓雯譯，商偉審定改：《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 年），頁 77。

56 鄭志良：〈《儒林外史》新證〉，頁 37。

57 〈庸行篇為河南雷孝子作〉，甯楷：《修潔堂初稿》，卷六。

58 其子甯開熙〈先府君家傳〉云：「三載，江口村人延為塾師，幾可自存。而先祖父歿，又值歲荒，村童悉廢學去，因出遊江西」。又據自撰〈五老會序〉：「予于雍正己酉因謀食赴江右」（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十六），可知甯楷去江西是 1729 年。

59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 464。

〈題辭〉中還通過「光分甲乙，儼天爵之榮華」、「玉堂金馬，被薜荔而來遊」等語句表達了對於科舉功名的傾慕和眷念，這與蕭雲仙等故事中對待科舉功名的態度同樣頗為一致。而不同於主動與科名決裂的吳敬梓，終其一生，甯楷也沒有勘破科舉和功名。

甯楷晚年曾收了一個名叫鍾文貞的女弟子，並十分滿意於這名弟子的「氣清而神秀，聰明端慧」，但甯楷教給她的卻是八股制藝，因此鍾文貞「能為科舉文」，並且「清醇圓湛，有董華亭風格」，⁶⁰這也成為甯楷向友人津津樂道的快事。在約八十八歲的時候，甯楷曾寫下一首名為〈題年譜〉的詩作：「科目戰友定自天，年家愈遠愈纏綿。他途亦有承恩者，譜上無名另一編。」⁶¹其中體現的也正是甯楷對於科舉正途以及科名榮耀的注重。不僅是朝廷賜予的科名榮耀，哪怕僅僅是五十年前皇帝的駐馬垂問，也讓甯楷終身不能忘懷，在其八十九歲生日所寫的〈庚申年生日述懷四首〉其中二便有道：「獻賦得邀天子目」，下有小注「辛未春，予領班獻詩獻賦，蒙太上皇駐馬垂問」。⁶²

這是因為對於在仕途上幾乎還剛起步就已告終結的甯楷而言，獲得科名幾乎是他一生之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因此，即便是相當於會試副榜性質的「明通進士」，在甯楷看來也不是落第，而是中式。⁶³正因為如此，對於吳敬梓所批判和反思的科舉制度，甯楷則始終加以肯定：「朝廷取士意如何，就地掄才用廣儲」、⁶⁴「奧援那得來佳士，科目猶能得好人」，⁶⁵而「賢才悉歸於網內，英雄盡入其彀中」則是最為理想的大團圓結局。⁶⁶在年少孤寒、並且仕途早早斷絕的甯楷心中，「提拔孤寒載勅書」，⁶⁷無論是身前還是身後，朝廷一紙詔

60 〈覆胡元峰〉，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十三。

61 〈題年譜〉，同上注，卷十。

62 〈庚申年生日述懷四首〉，同上注。庚申為 1800 年，上距 1751 辛未年足足五十年。

63 〈集〉：「予登癸酉、甲戌，俱占得『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鄉會場俱獲中式」，同上注，卷九。

64 〈答問詩·答問取士〉，同上注，卷八。

65 〈答問詩·答問科目取士之意〉，同上注。

66 〈擬聖主得賢臣頌〉，甯楷：《修潔堂初稿》，卷十八。

67 〈答問詩·答問取士〉。

書所賜予的名分才是士人最終極的榮耀——這也讓我們極自然地聯想到了《儒林外史》中的「幽榜」。

四、可疑故事、〈題辭〉與「幽榜」：邏輯鏈條和研究路徑的形成

聯繫甯楷的生平，我們可以從中找尋到甯楷的思想、意趣、情感、經歷、寄託等與《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疑的故事存在著諸多微妙的契合，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甯楷在〈題辭〉中對於這些故事的重點提及和大力表彰。但甯楷與《儒林外史》之間的因緣並不止於寫作了一篇〈題辭〉，以及他同時也是武書的原型人物，甯楷還很有可能就是《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即「幽榜」一回的增補者。甯楷不僅在〈題辭〉中明確談到了「幽榜」一回：「玉堂金馬，被薛荔而來遊；丹詔紫泥，雜椒漿而共錫」——這是現有文獻中最早的有關「幽榜」一回的存錄，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也有很多「幽榜」的影子。在對應情節方面，本應總結整部小說的〈題辭〉和「幽榜」卻都對下半部小說投諸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而對於上半部的諸多經典人物和情節則避而不提；同時，被評點者視為「狗尾」的「幽榜」，⁶⁸在甯楷的筆下卻獲得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正是由於「幽榜」的加入，使得《儒林外史》可以與「李杜之文章」與「歐蘇之別紀」相提並論。種種情形都指向共同的一點：如果金和「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襞積而成」的說法屬實，⁶⁹則甯楷應當就是增補「幽榜」一回之人。⁷⁰

因此，甯楷應該介入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成書過程中的某一個階段，負責增補「幽榜」一回的修訂工作。之所以甯楷會做這一事情，是由於他既是吳敬梓、吳焠父子共同的

68 天目山樵評語，見《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 673。

69 金和：〈蘇州群玉齋本《儒林外史》跋〉，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頁 130。

70 參見葉楚炎：〈《修潔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題辭》考論〉，頁 143-145。

好友，也是吳家的姻親，並且對於《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情節頗為熟悉。甯楷不僅熟悉吳敬梓身周的士人，對於吳敬梓曾接觸過的並寫到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並不陌生，例如據《修潔堂初稿》卷八所載的〈避雨文木山房贈茸城女子歌〉可以知道，甯楷曾經見到過小說中沈瓊枝的原型，即那位茸城女子。而從詩中「香羅袖底出新詩，烏絲粉印托新知」一句可以看出，⁷¹與其說〈題辭〉中的「烏絲粉印，賦萍水而無歸」指涉的是沈瓊枝，不如說甯楷題詠的是現實中的那位茸城女子更為合適。這種對於人物原型和小說本事的熟悉使得甯楷有足夠的條件增補「幽榜」。在「幽榜」中，沈瓊枝位居三甲第一的顯目位置，雖然被論者非議：「連作為婦女的沈瓊枝也被追封為三甲進士和庶吉士，更是絕不可能之事」，⁷²但作為甯楷自己「語半酸辛半柔媚，令我一見情欲移」⁷³的情感投射，這樣的設置也是有其理路可循的。

對於時人而言，將父親遺留的詩文集交與朋友進行校對編次是一個通例。吳敬梓去世之後，吳焯便曾將吳敬梓的詩集若干卷交予好友王又曾（1706–1762）「且校且讀」，⁷⁴同時也請另一位好友沈大成（1700–1771）「效以文字之役」。⁷⁵作為著述的一種，小說按照這樣的通例進行修訂應該也在情理之中。就吳敬梓去世後的經歷來看，甯楷也有充分的餘暇完成這件事情。如前所說，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甯楷就因平糶倉穀一事被參革職，從此絕意仕進，直至嘉慶六年（1801）以九十歲高齡去世，四十多年的時間皆閒居在家，主要以教書為生。因此，長壽而又長期閒處的甯楷也最有時間上的餘裕擔負起此事。

不止是和吳氏父子的交情與時間上的便利，甯楷的性格也決定

71 〈避雨文木山房贈茸城女子歌〉，甯楷：《修潔堂初稿》，卷八。

72 章培恆：〈《儒林外史》原書應為五十卷〉，頁 59。

73 〈避雨文木山房贈茸城女子歌〉。

74 〈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有序）〉，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5冊（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影印），頁433。

75 〈全椒吳徵君詩集序〉，沈大成：《學福齋（文）集》，卷五，頁13a，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28冊（據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影印），頁63。

了在遇見類似事情的時候他一定會挺身而出並鼎力相助。在《修潔堂集略》中甯楷有這樣一句詩：「隱士風情俠士腸」，⁷⁶ 這句詩貼切地形容了甯楷後半生的生活狀態和性情。在朋友的記述中，甯楷是一個「質直好義」之人，⁷⁷「又性好義，不量力與時勢輒為」。⁷⁸ 從甯楷的詩文作品來看，其性情正是如此，他熱心參與各種有關百姓生計的地方事務，對於朋友之間詩文集編撰之類的事務，更是有求必應，《白荅集》的編撰一事便突出地顯現了這一點。

《白荅集》為甯楷好友戴翼子（1725–1776）所著。戴翼子去世後，其詩文作品大多散佚，乾隆五十九年（1794）戴翼子之子找到甯楷，希望甯楷能夠「考訂公詩集制藝」，此時甯楷已經年過八旬，卻不僅「審閱再三」、「製敘二通」，並且「文之評點，詩之去取」基本上都是甯楷完成。⁷⁹ 對待好友如此，對待其他普通朋友，甯楷也是如此盡力。乾隆十九年（1754）甯楷進京會試時曾住在一位全姓朋友的家裡，二十年後兩人書信來往，甯楷對這位朋友十數年前的出使琉球之事依然念念不忘，並明確表示「閣下既有述作之思，待尊稿脫時自當竭力效編校之勞」⁸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樂於為朋友編校著述之外，甯楷也是一位熱心的代筆者。在《修潔堂初稿》和《修潔堂集略》所載的詩文中，有不少都是代筆之作：〈代祝廉使方公二十韻〉、〈代祝相國高公五十二韻〉、〈代來安鄧廣文月課諸生啟〉、〈代江寧袁邑侯募修縣誌啟〉、〈代鳳陽縣追薦枉死幽魂疏〉、〈代鳳陽縣招度幽魂榜文〉、〈代本房蔣公勸浚北新河引〉等篇皆是。文士出於各種原因為別人代寫詩文作品也是常情，但在容量有限的這兩部集子中卻保留了這麼多代筆的文字，可能是因為甯楷確實文名甚著，因此「當事有大著

76 〈贈周山人還桃源〉二首其二，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四。

77 車研：〈《修潔堂詩集》敘〉。

78 戴翼子：〈《修潔堂詩集》敘〉。

79 戴衍祐、戴衍祉：〈《白荅集》跋〉，戴翼子：《白荅集》（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義竹山房刻本），卷首。按，《金陵叢書》本《白荅集》作「披閱再四，製敘二篇〔篇〕」，字句小異，見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臺北：大通書局，1969年影印），丁集，冊四，卷末，頁13b（新印本第34冊，頁18308）。

80 〈覆全侍郎書〉，甯楷：《修潔堂集略》，卷十三。

作，每藉手焉」，⁸¹而從另一方面說，也足可以看到甯楷在這些代筆詩文中所投諸的心力以及對它們的珍視。因此，從甯楷熱心而盡心地為朋友編訂詩文作品甚至親自代筆撰寫詩文作品可以看到，增補《儒林外史》的「幽榜」一回應該也是甯楷平日眾多好義之舉中的其中一件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儒林外史》「幽榜」一回的增補也並非甯楷唯一一次與通俗文學結緣。他與吳敬梓都曾為好友李本宣所寫的《玉劍緣傳奇》作敘，而這部傳奇就署名為「江都李本宣蘧門填詞江寧甯楷端文點次」的字樣。⁸²

就此而言，有一個顯見的疑問也就接踵而至，甯楷在修訂的過程中是否只是增加了「幽榜」一回而已？換言之，諸位學者在討論原貌問題時集中質疑的那些故事與甯楷的修訂有無關聯？對此，則需要從〈題辭〉和「幽榜」的關係討論起。

與「幽榜」一回相同，甯楷〈題辭〉也偏重於小說的下半部情節。並對「芳年易盡」的那些「久屈之魂」最終得到「丹詔紫泥」的承認，因此能「雜椒漿而共錫」表達了贊譽。這也與「幽榜」中的士人雖然「蘭因芳隕，膏以明煎」，但終能通過「加恩泉壤，賜第授官」的方式「榮名萬年」，⁸³正屬同脈。因此，〈題辭〉和「幽榜」一回的文體雖然有別，本質上卻並無差異。「幽榜」一回在前，〈題辭〉在後，〈題辭〉是用駢體文的形式重複概述了「幽榜」一回的內容，並對於「幽榜」一回給予了極高的褒揚。

此外，還可以將〈題辭〉視為甯楷對於增補「幽榜」一事的自我說明：「採風騷于勝地，若接音容；搜逸事于先民，何嫌瑣細。」這是對於《儒林外史》寫作過程的概括，但倘或指的是作者吳敬梓，對於多以身周朋友為原型人物寫作小說的吳敬梓而言，「若接音容」、「先民」之語都是不合適的。但這句話若說的是吳敬梓去世之

81 甯開熙：〈先府君家傳〉。

82 李本宣：《玉劍緣傳奇》，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另收入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第34冊（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涵經堂刻本影印），兩篇敘文及署名分別見頁315-318及322。

83 《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頁684。

後，甯楷在交遊零落的吳敬梓友人中收集材料進行增補，便合乎情理了。從這裡可以看出，對於「幽榜」的增補，甯楷頗費了一番心思和氣力，這與甯楷做事一貫認真盡責是一致的。但問題在於，僅僅是增補「幽榜」一回，以甯楷對於《儒林外史》的熟悉程度，是否有必要進行如此「何嫌瑣細」的材料準備。需要注意的是，不止是〈題辭〉與「幽榜」一回之間存在著耐人尋味的密切關聯，在「幽榜」一回和那些可疑的故事之間也同樣如此。

在「幽榜」一回中出現了兩份名單。一份是禮部所採訪到的儒修名單，共有九十一人；另一份則是此後的「幽榜」，共有五十五人。儒修名單是以人物的身分為類別排列的，有囊括全書所有重要人物的意味，但在這份名單的大部分類別中，都有極為嚴重的疏漏，⁸⁴ 很多書中寫到的重要人物都未曾被列入，尤其是苟玫、王惠、嚴監生、鮑廷璽等人，都是主要人物，卻都未能列名其間。而可以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雷驥、董瑛、尤扶徠、伊昭、儲信這些在書中極不重要，甚至只是露過一面的人物反倒進入了這份名單。

實際上，這份儒修名單有漫不經心處，卻也有精心設置處。漫不經心處在於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都被其忽視和遺漏了，而精心設置處卻在於，其希望能進入名單中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則一個也沒有遺漏。按照這樣的眼光可以發現，莊紹光應徵途中遇到的蕭浩，郭孝子尋親故事中的尤扶徠，郭孝子故事和蕭雲仙故事中的蕭采（即蕭雲仙）、木耐，湯家二公子即湯由、湯實，湯鎮台故事中的湯奏（即湯鎮台）、雷驥，還可算上被郭孝子和蕭雲仙故事借用的甘露僧，無論人物重要程度如何、出現次數多寡、身分與士人有多不符，都被寫進了這份儒修名單，而更能證明這一點的則是「幽榜」。儒修名單中，有五十五人進入了「幽榜」，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在被遺落的人中包括周進、范進、余持、權勿用等主要人

84 例如第一類是「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列舉了周進、范進等十五人，遺漏了苟玫、王惠、萬中書、秦中書、施禦史等；在「舉人」一類中遺漏了唐二棒椎；在「監生」一類中遺漏了嚴致和，也就是嚴監生；在「生員」一類中遺漏了莊非熊、唐三痰、成老爹；在「布衣」一類中遺漏了張鐵臂、鮑廷璽、盧德、秦二侏子、胡八亂子、陳正公、毛二鬍子等；在「女子」一類中則遺漏了魯小姐、王太太和聘娘。

物，也包括張師陸、梅玖、王仁、王德、金東崖等重要的次要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諸人：蕭浩、尤扶徠、蕭采、木耐、湯由、湯實、湯奏、雷驥、甘露僧等人，除了湯實之外，盡數進入了幽榜，錄取率幾乎是百分之百，而湯實未曾進榜，也是因為其兄弟湯由已經在榜中。

這些人物不僅進入了「幽榜」，他們所居的名次也都相對靠前：蕭采為二甲第一，湯奏為二甲第五，蕭浩為二甲第八，尤扶徠為二甲十八，甘露僧為二甲二十，木耐為三甲第八，雷驥為三甲十六，湯由為三甲二十四。其中蕭采、湯奏都在前十之列，而僅露面一次的尤扶徠居然位列二甲，盜賊出身的木耐則是位列三甲的前茅，名次居然還在篇末的四大奇人之上。

這些人物在「幽榜」中所占據的位置與他們在小說中所居的地位嚴重不符，而在那麼多重要人物都被儒修名單或是「幽榜」遺棄的情況下，這些人物卻幾乎同時被兩份名單吸納的事實也就格外惹眼。從這一意義上說，儒修名單以及整個「幽榜」很有幾分專為那些可疑故事中的人物而設的意味。

由此可以看出，「幽榜」一回的增補，並非只是為了給整部小說增加一個「狗尾」，或讓這些士人獲得某種官方的承認，而是要遮掩和消除那些可疑故事所可能產生的質疑：讓可疑故事的人物和其他部分的人物混雜在一起，並通過禮部採訪、朝廷下旨等極為隆重的方式加以確定，從而形成所有這些人物都是原書所固有的狀貌。就此說來，正如同「幽榜」一回和〈題辭〉是緊密相連的一樣，那些可疑故事和「幽榜」一回之間也存在著前後相承的密切聯繫。「幽榜」一回的增補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源於那些可疑故事的出現。由〈題辭〉到「幽榜」一回再到可疑故事所形成的邏輯鏈條和研究路徑，也便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看清《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

五、結語

由此再返觀前面所談到的那些可疑故事，可以看到，如果在吳

敬梓和甯楷之間做一個對比，無論是意趣、思想、情感、寄託、經歷等各個方面，這些可疑的故事都和吳敬梓較為疏遠，而與甯楷有更多的契合。對此，存在著兩種可能性。

其一，這些故事是由吳敬梓所寫，甯楷作為吳敬梓的好友，他的思想、情感、意趣、思想等深切地影響了吳敬梓的創作，以至於在這些可疑故事裡集中顯現的不是吳敬梓的個體投射，而是甯楷的個體投射。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但對於吳敬梓來說，他的個體創作受到甯楷如此深切的影響，並且還在這些故事中形成了與其他部分截然不同並飽受非議的狀貌，顯然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其二，這些故事並非吳敬梓的手筆，而是由甯楷增補進去的。也便是說，甯楷在修訂的過程中不止增補了「幽榜」一回，還增補了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可疑的故事。

倘或這種可能性成立，則可以充分解釋前面所論及的圍繞甯楷和《儒林外史》所產生的諸多奇怪的狀況：甯楷之所以會對《儒林外史》中的「虎竹龍沙」之事有特別的關注，便是因為蕭雲仙故事和湯鎮台故事是他增補進去的，因此他才會在「幽榜」一回中給予這兩個故事的相關人等格外優厚的待遇，並在〈題辭〉中濃墨重彩地將之突顯出來；甯楷在〈題辭〉中重點提及下半部的諸多可疑故事，也不止是由於意趣、情感、經歷、寄託等與那些可疑的故事存在著諸多微妙的契合，而是這些故事本來就是由他所寫，因此會以小說化的形態反映著甯楷身世與思想的諸多方面；而「幽榜」一回的增補則是為了遮掩、消磨這些可疑故事增補的痕跡，儘管甯楷可能也意識到「幽榜」一回存在著頗多的問題，但對於整體性的增補而言，這卻是增補故事融入小說原書極為關鍵的一步，因而不可或缺；至於〈題辭〉，則是對於「幽榜」一回可能受到質疑的回護，用「李杜之文章」、「歐蘇之別紀」抬高「幽榜」，遮掩其與《儒林外史》原書在敘事手法和意旨表達上的差距；同時，甯楷也用駢體的〈題辭〉婉曲地記錄下自己增補小說的過程，「采風騷於勝地，若接音容；搜逸事于先民，何嫌瑣細」便是如此。正是因為增補的不

只「幽榜」一回，還包括其他故事，所以甯楷必須從吳敬梓接觸過的一些地域和人物中汲取材料，哪怕是再瑣細的材料也會被收取過來，而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甯楷仿佛又看到了吳敬梓寫作時的音容笑貌。

由此入手也能夠看到，武書在小說結構中之所以處於極為特殊的地位，同樣與甯楷的增補有關。在增補的過程中，甯楷巧妙地借用了武書這一原書就有、並且就是以他自己為原型而塑造出來的人物，將武書身為貫索人物的特性發揮到極致，用武書串聯起下半部書幾乎絕大部分的故事。對於甯楷而言，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武書的勾連打磨了增補的痕跡，讓整個下半部小說原書所有的內容和增補的故事盡可能地連成一體——這與「幽榜」一回的增補正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時，武書也成為增補者甯楷留在小說中的一個隱秘簽名和說明——這也是〈題辭〉的用意所在。但由於增補故事的加入，原書井然有序的敘述時間被打亂，武書的過度參與也顯露出其與增補故事之間的關聯，這或許是甯楷始料未及的。

在這種可能性的觀照下，〈題辭〉中其他一些費解的語句也變得清晰起來。「品第高卑，非一人之喜怒」及「孝子慈孫，難更論斷」兩句所指涉的也是「幽榜」的增補。倘或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都是由吳敬梓一人所寫，他自然有絕對的權力憑藉個人好惡決定某個小說人物所受到的評價。因此，「非一人之喜怒」便是指人物品第的高卑已非吳敬梓一人決定，言下之意不語自明：「幽榜」並非吳敬梓所寫，卻是一個更為公允的品評。實際上，由於吳敬梓的好惡過於分明，即使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可能也並不能完全接受他對於人物的品評，例如程晉芳就提到過吳敬梓「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程氏「恒以為過，然莫之能禁」。⁸⁵ 因此，甯楷試圖借「幽榜」一回所改變的也便是吳敬梓其他好友所「莫之能禁」的那些「過分」的評價。而「孝子慈孫，難更論斷」則是對於前面「金函石室，傳死後之精神；虎竹龍沙，繪生還之氣骨」之語的呼應：正是因為這篇〈題辭〉寫作於吳敬梓去世

85 〈文木先生傳〉，頁 802。

之後，所以吳敬梓本人對於所增添的「幽榜」已經不能發表意見，而能夠發聲只有吳敬梓的子孫——也就是所謂的「孝子慈孫」，不過由於這樣的處理至公至明，因而他們也不可能有任何異議。

就此而言，從以上諸方面的情形綜合看來，第二種可能性具備了更大的可信度，甯楷很有可能在修訂的過程中既增補了「幽榜」一回，同時也增補了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

至於增補的原因，也能從〈題辭〉中得到索解。「金函石室，傳死後之精神；虎竹龍沙，繪生還之氣骨」，不僅通過這句話中的「死後」與「生還」二詞可以知道〈題辭〉是寫於吳敬梓去世之後，從「金函石室」一詞中，我們還能知道在寫作〈題辭〉的時候，《儒林外史》尚且沒有被刊刻出來，原稿就如同被秘藏的圖書一般，難以廣泛流傳。事實上，〈題辭〉結尾的「異日縹緲」指向的也是當時的《儒林外史》還沒有付梓的狀態。而甯楷認為，在〈題辭〉完成的這個時間點上，《儒林外史》卻獲得了某種「重生」，能夠將已然去世的吳敬梓的精神充分地顯現出來，即獲得了正式刊刻出版的可能性——這個重生就是通過「虎竹龍沙」等故事的增補實現的。

平心而論，《儒林外史》自有一種趣味，卻與通行小說的趣味截然相別。從普通大眾世俗的眼光看來，《儒林外史》並不是一部那麼「有趣」的書，⁸⁶ 尤其是到了小說的下半部則越來越偏向冷淡，這使得《儒林外史》很難得到書坊的青睞，獲得刊刻的機會。因此，郭孝子、蕭雲仙、湯鎮台等故事的加入，最直接的用意就在於用這些熱鬧的故事改變小說後半部分過於冷淡的原貌，使得《儒林外史》在靈怪妖物、英雄傳奇、歷史演義、青樓艷遇、俠義公案等類別故事的烘托下，成為具有更多的流行元素、可以贏得世俗時好的小說作品，從而能夠被刊行於世。從這個角度說，甯楷的增補實現了《儒林外史》從稿本、抄本到刻本的「重生」，對於《儒林外史》原書的保存和傳播來說功不可沒。

86 參看傅承洲：〈文人雅趣與大眾審美的脫節——從接受的角度看《儒林外史》〉，《文藝研究》2015年第2期，頁56-65。

引用書目：

- 程晉芳著，魏世民校點：《勉行堂詩文集》。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
- 戴翼子：《白苔集》。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義竹山房刻本。
- ：《白苔集》。收入翁長森、蔣國榜輯：《金陵叢書》，丁集，冊四。臺北：大通書局，1969年影印，第34冊，頁18175-312。
- 傅承洲：〈文人雅趣與大眾審美的脫節——從接受的角度看《儒林外史》〉。《文藝研究》2015年第2期，頁56-65。
- 胡適：〈吳敬梓年譜〉，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頁69-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蔣瑞藻編：《小說考證（附續編 拾遺）》。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 金和：〈蘇州群玉齋本《儒林外史》跋〉。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頁128-130。
- 李白著，宋敏求、曾鞏等編：《李太白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據宋蜀刻本影印。
- 李本宣：《玉劍緣傳奇》。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 ：《玉劍緣傳奇》。收入王文章主編：《傅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34冊，頁311-545，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涵經堂刻本影印。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
- 劉洪強：〈《儒林外史》中的「武林外史」〉。《玉溪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7期，頁26-30。
- 甯楷：《修潔堂初稿》二十二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抄本。
- ：《修潔堂集略》十六卷。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刻本。
- 單坤琴：〈試探《儒林外史》原貌——從小說的寫作風格看偽墨章回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2期，頁77-89。
- 商偉著，嚴蓓雯譯，商偉審定改：《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 沈大成：《學福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8 冊，頁 1-252，據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年。
-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二十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05 冊，頁 339-495，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吳敬梓、吳焯撰，李漢秋點校：《吳敬梓吳焯詩文合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年。
- 吳組綰：〈《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收入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4-39；
- 薛洪勳：〈《儒林外史》原貌研究補說〉。《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119-122。
- 楊義：〈《儒林外史》的時空操作與敘事謀略（續）〉。《江淮論壇》1995 年第 3 期，頁 74-82。
- 葉楚炎：〈地域敘事視角下的《儒林外史》結構——兼論《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明清小說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102-115。
——：〈《修潔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題辭》考論〉。《文學遺產》2015 年第 6 期，頁 135-146。
- 葉名澧：《橋西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81 冊，頁 25-56，據清同治十年（1871）滂喜齋刻本影印。
- 尹商：《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三十二卷。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 27 冊，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 張錦池：〈論《儒林外史》的紀傳性結構形態〉。《文學遺產》1998 年第 5 期，頁 88-98。
- 章培恆：〈《儒林外史》原書應為五十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1982年第4期，頁54-61、53。

——：〈《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
頁32-39。

鄭志良：〈《儒林外史》新證——甯楷的《〈儒林外史〉題辭》及其
意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頁31-37。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the *Rulin waishi*

YE Chu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view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Rulin waishi* 儒林外史 or *The Scholars* by Wu Jingzi 吳敬梓 (1701–1754) and their real-life counterparts, the episodes concerning Guo the Filial Son, Xiao Yunxian, Magistrate Tang, and some other characters are most often than not subject to doubt. The authorship of the related chapters is frequently questioned by scholars because these chapters not only show a high degree of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style and content but also differ substantially from the rest of the novel in various aspect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the nove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dvanced by the discovery of a colophon written for the *Yulin waishi* by Ning Kai 甯楷 (1712–1801) and the hypothesis that Ning is both the real-life counterpart of the character Wu Shu and the author of the supplementary finale “You bang” (List of scholars in the nether world). Based on the “fighting in the battlefield” motif that appears in the colophon and in light of Ning Kai’s life and works, we can draw some fascin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Ning — including his ideas, disposition, sentiments, ambition, and experience — and the dubious chapter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narrative arc. Furthermore, the chapter “You bang” most likely supplemented by Ning Kai also has a close affinity with those episodes. Hence, we can reasonably infer that the supplementation of the “You bang” chapter is not an isolated event but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all the dubious episodes being inserted throughout the novel after the author passed away by none other than Ning himself.

Keywords: *Rulin waishi*, original structure, Ning Kai (1712–1801), supplementation